



中国
古代
文学
研究
丛书

战 国 策 研究

ZHANGUOCE YANJIU

熊宪光◆著



重庆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战国策

熊宪光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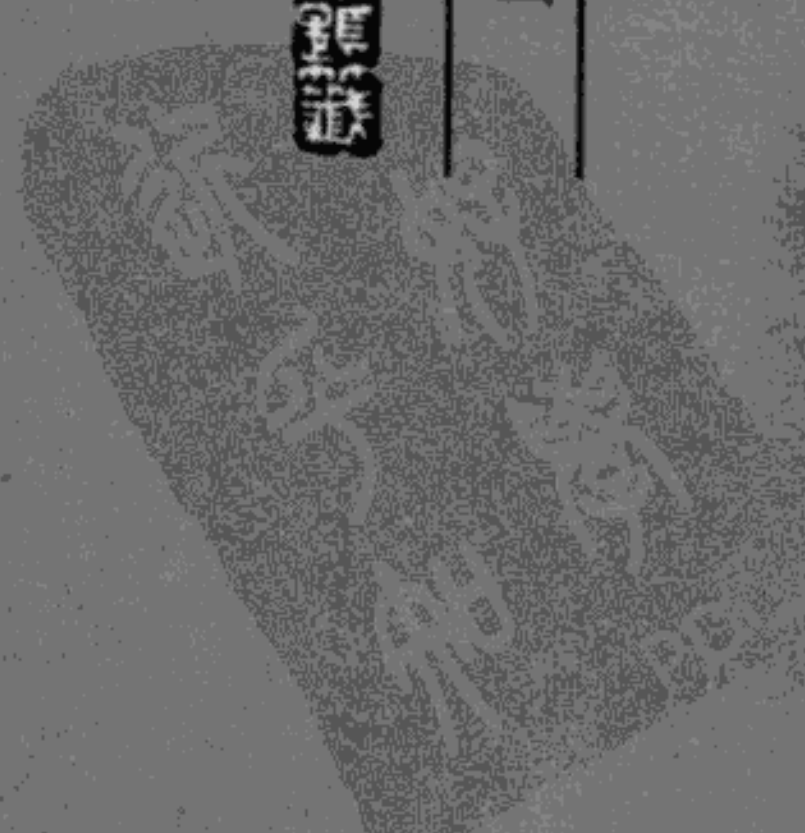
研究

ZHANGGUOCE YANJIU

熊宪光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策研究/熊宪光著. —2版.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12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刘明华主编)

ISBN 7-5366-6598-9

I. 战... II. 熊... III. 战国策—研究 IV. K23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422 号

▲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战 国 策 研 究

熊宪光 著

责任编辑 周英斌

封面设计 蒋忠智

技术设计 费晓瑜

扉页题字 启 功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06 千 插页 3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66-6598-9 / K·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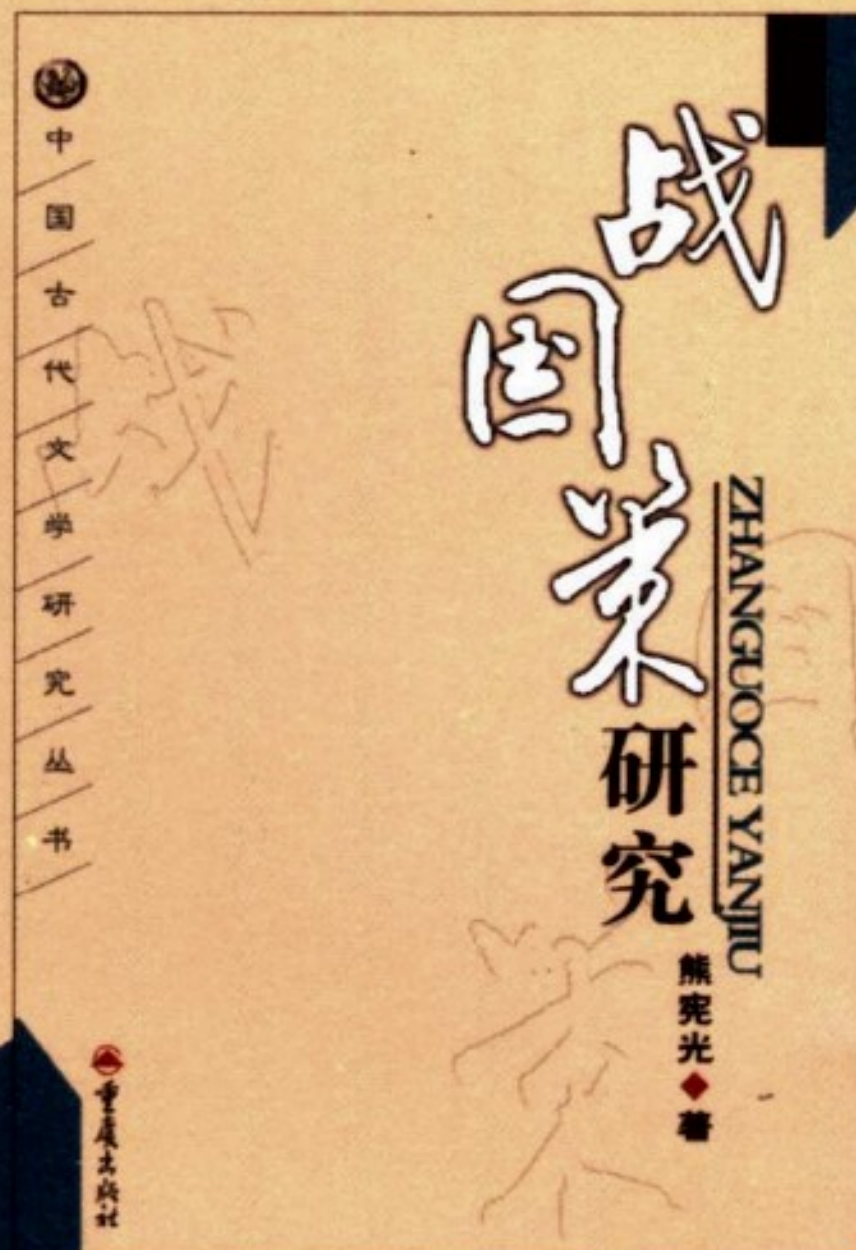
定价:28.00 元

作者简介



熊宪光，1942年9月生于重庆，1964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会长，重庆市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文史论稿》、

《纵横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先秦卷）、《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编）、《中国分体文学史》（散文卷上）、《巴渝诗词歌赋》（合著）、《先秦散文选注》、《先秦政论文选译》、《汉魏六朝散文选注》、《中国历代散文精品》（上）、《唐代八大家文集·苏洵文集》、《郁离子寓言选》、《经史百家杂钞今注》（主编）、《文心雕龙今译》（主编）、《古今逸史精编》（主编）等10余部，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论著6次获省、市政府奖，教学成果获省二等奖，1999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2003年获渝盟教育基金会一等奖。自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责任编辑:周英斌
封面设计:蒋忠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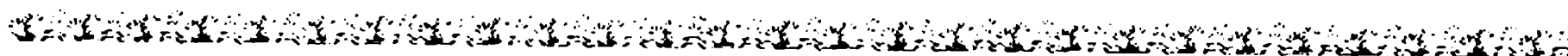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莫砺锋 钟振振

主编：刘明华

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何宗美	黄大宏	熊宪光
胥洪泉	袁济喜	周英斌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先秦历史和文化的广阔背景下，主要从政治思想、用人主张、人生哲学、处世方针等方面入手，深入探讨《战国策》“畔经离道”的思想倾向，揭示其重计、重利、重时、重自我的纵横家思想特征。并以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系统论述这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在人物形象、语言艺术、文体因革和寓言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还论述了《战国策》中的人才论、纵横之文的基本特征，并对若干名篇做了独到新颖的解析。全书新见迭出，颇多创获，足以给人启迪。

总序

刘明华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重庆市重点学科。本学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师资队伍还是教学、科研方面，都是一支影响颇大的重要力量。

本学科从1982年开始招收研究生。魏兴南、曹慕樊、林昭德、徐永年、郑思虞、李景白、谭优学、荀运昌、秦效侃、熊宪光、徐洪火、刘明华等教授至今已培养出百余名硕士，其中有30余人考取兄弟院校的博士生。他们大多已成为高校的教授、副教授或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如戴建业、巩本栋、陶新民、张瑞君、张立伟、韩云波、王明建、何宗美等，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本学科在学科方向、研究领域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老一辈学者中，谭优学先生的唐代诗人行年考，曹慕樊先生的杜甫、苏轼研究，李景白先生的孟浩然研究，徐永年先生的唐诗研究等，都具有突出的学术地位和声誉。由此而形成了本学科在以杜甫研究为重点的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传统。魏兴南、



• 战国策研究 •



熊宪光教授在《史记》、《战国策》和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形成了先秦散文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传统和优势。而年轻一辈的学者们，在叙事学的研究方面，已展现出强劲的势头。本辑出版的几部著作中，就有以现代小说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古代小说及小说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方向的拓展，本学科的成员在文人结社、流民文学、文体研究、学术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方面也有相关成果，已经或即将陆续发表。与此相关，本学科成员目前承担的各级各类重要项目，有力地支持着这些研究的深入开展。

近年来，在学校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本学科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是一批富有锐气的博士加盟本学科，为学科发展增添了活力。除了已经出版的著作和陆续出版的丛书，本学科同志近年还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史》、《文献》、《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本学科在本科教学中素有优势，并不断继承传统，有所发扬光大。在教学成果方面，已数次获得学校和省市的优秀成果奖。2004年，本学科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下，申报获准“中国古代文学”为校级和重庆市的“精品课程”，并推荐教育部备选国家级精品课程。这正是对本学科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综合成就的肯定。

一个单位，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有一个持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既不能中断，也无法飞跃。学术不能搞大跃进，学术工作无法春耕秋收。学术活动是一代



又一代有志于学的学人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个人的学术生命在学科的发展中得到延续。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学术之花才能结出富有学术含量的硕果。学术工作是艰难的,学术研究也是快乐的。——正是上面这些共识,使得这一个群体薪火传承,多年坚守在古代文学的领地,耕耘着辛勤,收获着快乐。

本丛书的出版,只是本学科几十年学术发展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活动而已。既不是开端,更不是终结。可称得上是近年科研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其中,部分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这套丛书的第二辑、第三辑,将陆续推出。为展示本学科的传统,老一辈学者未刊的重要成果,也将陆续整理出版。

近年来,本学科积极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在学校和文学院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等重要学术会议。作为重庆市的重点学科,还负责重庆市古代文学学会的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对学科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学科长期得到学术界的前辈、师友和同好的支持。希望,也相信这样的支持会继续,因为我们对学术都怀有敬意和热情。

谢谢学校和重庆出版社对丛书出版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回报社会 and 学术的一个最好形式。

序 言

郭预衡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代，纵横家是这个时代最活跃的人物，《战国策》一书所记载的，主要是纵横家的言论，最富有战国文章的时代特征，很值得认真研究。

熊宪光同志对于此书研究有素。其作《战国策研究与选译》对于几个问题写有专论，并选有若干篇章加以诠释，关于此书的思想内容和文章的艺术特征都有分析评述。我本来可以不再多言，但我也是《战国策》的爱好者，受命作序，也就顺便谈谈我对此书的一些看法，主要谈谈其中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征。

先说思想倾向。

在一般文学史中，讲到先秦的“历史散文”，一般都是将《战国策》和《国语》、《左传》并列。但从思想倾向看，《战国策》和《国语》、《左传》大不相同。《国语》和《左传》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而《战国策》则主要倾向于纵横。

对于这样的思想倾向，汉代的刘向曾有一些评论，



很值得注意。他在《战国策叙录》中说：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谖……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

刘向这段话是站在汉代儒学的立场上讲的，不免片面。但他是深于史学的，看到了“从横短长之说”产生的时代特点。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苏秦、张仪等人的“从横短长之说”，乃是一种乱世之学，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

既然是乱世之学，当然不容于“治世”。刘向生当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于这种乱世之学自然是不免要加以排斥的。不过，刘向校录群书，写《战国策叙录》之时，已经接近西汉季世，当时学风已经有所转变；排斥纵横，已不是此时的政治需要。因此，他虽然尊儒，对于异端，也就不甚排斥。关于《战国策》的思想倾向他又说过下面一段话：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



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这就是说，这些“从横短长之说”，尽管不合于儒术，却是“一切之权”，而且是“奇策异智”。迫于时势，不得不然。

刘向这段评论，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高见，但在当时，还是难得的。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之时，曾经突出地指责苏秦、张仪的纵横之术；武帝策问严助，且曾特别指示：“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汉书·严助传》）刘向在这里居然称赞苏秦、张仪等人为“高才秀士”，说他们的策谋“可喜”，“可观”，这是公然背离了武帝以来的家法的。

刘向能讲这样的话，说明武帝以来的思想禁锢到这时有些放松了。

刘向以后，对于《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评价较高者，是晋时的袁悦（《晋书》误作“袁悦之”）。袁悦生当魏晋谈玄的时代，思想比较通脱。《世说新语·逸险》云：

袁悦有口才，能短长说……后丁艰，服除还都，唯贵《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

在过去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战国策》一书作这样高的评价，只此一家。但袁悦其人不幸早死，且被列

入“谗险”之目，其言影响也并不大。

到了宋代，儒学又渐趋于一统，这时苏洵父子虽好《战国策》的文章，却不曾公开称许。至曾巩为此书作序，则竟斥为“邪说”。在这以后，元、明、清几代论《战国策》者，大抵都是斥其思想而称其文章，很少全面评价。连刘向那样的分析也不多了。

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于《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看法当然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斥其思想而称其文章了，有时对于某些篇章的思想内容且有极高的评价。不过，我仍然觉得，对于此书的主要思想内容，对于纵横家的思想倾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我觉得，人们常常提到的此书某些思想意义较高的篇章并不代表主要思想倾向。

例如一些选本和论文常常称道《赵威后问齐使》一篇，其中写赵威后问齐使，先岁而后民，先民而后君，并且说：“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对于这样的思想内容，人们是有很高的评价的。但在我看，这样的篇章在《战国策》一书中不占主要位置，不代表《战国策》一书的主要思想倾向。先民而后君，其思想倾向和《国语》、《左传》有一致之处，即一般所说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出自儒家，而不出于纵横家。

又如一些选本和论文常常称赞《触龙说赵太后》一篇，其中写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而不肯以长安君入齐为质，触龙援引历史教训，为之深谋远虑。对于这样的思想内容，人们也是有较高的评价的。但是，在我看，这样的篇章在《战国策》中也不占主要的位置，也不代表《战国策》一书的主要思想倾向。像触龙这样

的深谋远虑，乃是当时一些“忠臣志士”的长远之计，和纵横家的“一切之权”很不相同。

此外如《鲁仲连义不帝秦》、《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等等篇章，其思想内容都可给以较高的评价，但我觉得，这些篇章也都和纵横家言有所不同，并不是代表《战国策》一书的主要思想的。

真正代表纵横家的思想，成为《战国策》一书的主要倾向的，还是书中大量存在的苏秦、张仪等人的言论。其中有些尽管是虚构的，却是代表这派人物的思想的。

对于这样一些思想今天怎样分析，我想试谈一点看法。

这里且以《秦策》一所写苏秦的一段话为例。

当苏秦以连横说秦，秦王不用，资用乏绝，去秦而归，遭到家人冷遇时，有这样一段：

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篋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又写苏秦已贵，路过洛阳，父母妻嫂欢迎之时，苏秦感叹道：

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关于这样的记载,考之历史,也许未必是真实的;但是,作为纵横家苏秦这流人物的言论,则是比较典型的。

像这样追求富贵利达的思想,在《战国策》以前的著作里,很少见到。这是战国时期纵横之士的一种新的人生观,在战国以前,当世袭的贵族特权尚未打破、当游士阶层尚不能以口舌得官的时候,这种思想是不曾产生的。苏秦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正说明这流人物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作为游士,在那时讲出这样的思想,是发自内心的,是有真情实感的,并非是“不知羞耻”的,也是无可厚非的。所谓“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这不仅在当时说出了生活中的真实,在后代也是无数实践证明了的事实。

但是,秦汉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统治思想,或一种道德观念。为士者,明明追求富贵,却不可说出真话。司马迁写了《货殖列传》,被看做“轻仁义而羞贫穷”。韩愈上书宰相,去贫穷而图富贵,至今仍被嘲讽。由此看来,像苏秦那样的言论,当然更是为世教所不容的了。

但我以为,苏秦这样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实地说出了内心的思想,是应该给以恰当的历史的评价的。即使站在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高度看来,是丑恶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赤裸裸的,未曾掩饰的。到了后代,在一些追求富贵利达的人物中,其思想实质要比苏秦所暴露者丑恶得多,却没有人像苏秦那样说真话了。

《战国策》一书的主要思想倾向当然不仅表现于上述苏秦的这些言论,但苏秦的这种言论,却正表现了纵横家的最根本的人生观。纵横家另外的许多言论都是在这样的人生观的支配下发表的,《战国策》一书的主要思想倾向也都是和这种人生观密切相关的。例如《燕策》一写苏秦兄弟对答燕王,说忠、信、孝、廉都是“所以自为”,而非“所以为人”,“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云云,也都是不同于过去的道德观念的。这不仅为前代所未有,也为后世所不容。乍看起来,丑恶之至,而仔细思之,却很真实。

虽丑恶而真实,和那虽美丽而虚假相比,我肯定前者。这就是我对《战国策》中纵横家思想倾向的评价。

其次,再说此书的艺术特征。

关于《战国策》的艺术特征,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文笔纵横,气势奔放,敷张扬厉。这是不错的。苏秦、张仪等人的游说之辞确实具有纵横恣肆、不可拘羁的特点,但是,战国时期,《孟子》、《庄子》、《韩非子》的文章都有这样的气概。《战国策》的这一特点虽然也很突出,却不是独有的。在我看,在这一特点之下,《战国策》还有一个比其他诸子文章都写得更加披肝沥胆、危言耸听的特点;表现在取譬设喻方面,还有比其他诸子之文更为通俗,甚至粗俗的特点。

例如《秦策》三写“范雎至,秦王庭迎”,秦王三问,而范雎不答,最后才说道:

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